

封面1

奉直戰爭紀事

張梓生編

民國成立以來，十有一年，國內戰爭之禍，無時或已，其間除南北戰爭，現在尙未結束，各省局部之戰，關係國家較小，不能計及外，則民國二年有袁氏統一全國之戰，而長江沿岸以及湖廣各省莫不被其災；民國五年有各省反抗帝制之戰，而川滇黔粵受禍尤烈；民國六年有張勳復辟之戰，而京畿附近，風鶴頻驚；民國九年有安福黨人之戰，而直魯豫各省，咸受其殃。戰爭之期間，既接續不已，戰爭之區域亦幾遍全國，吾民之身受其禍者，真欲訴而無門矣。安福黨人敗後，吾人民方冀休養生息，漸臻平安，以徐圖南北之妥協，而恢復十年來斲傷之元氣，乃奉直之戰機驟

啟，全國各省，咸有牽動之勢，交通阻滯，商市蕭條，值華盛頓會議解決遠東問題之後，不務修明內政，整理金融，乃犧牲大好時機於兵戈戎馬之間，其可惜爲何如！今者奉直兩系之戰，雖以最短之時間，得大體之解決，而國內猶復禍機遍布，有觸即發，吾人民對此艱難之時局將何以圖其善後而免其禍害乎？爰乘戰事暫告段落之際，秉筆記之，上稽事變之由來，下及最近所能確定之事實爲止，俾讀者瀏覽一過，對於此次奉直戰爭，即可得一具體之觀念，而懲前毖後，亦可爲將來之借鑒也。

一 戰爭之原因

奉直兩系勢力之成立，爲近數年間事，而兩系之互相水火，尤爲安福系倒後始行顯露之事實。蓋前者奉之張作霖與直之曹錕雖不甚相融，而兩方勢力尙未抵觸，彼此亦無大不了事以爲之梗；吳佩孚更遠處岳陽，不至與奉天方面有所衝突。吾人回憶當吳佩孚自岳州班師北返之際，其時所慮與爲敵者，除皖軍方面以外，

尙有關內之奉軍，然經幾度磋商以後，奉軍竟不爲吳患，則此中關係，不難概見矣。安福系既敗，吳佩孚聲威大振，勢力亦驟然擴大，張氏對之，未免不慊於心。當時戰事甫息，而外報即紛傳奉直衝突；三使進京之時，張曾面指吳短於曹錕，此實奉直戰爭最遠之線索，而曹張聯姻之舉，即所以彌縫奉直兩方惡感，使不致立時決裂者。自此奉直兩系各盡力以圖本系勢力之擴大，而每經一度之發展，兩方即不免暗中有一次之衝突，結果則各得相當之交換，以維持其勢力，而暗中更各竭力相鬪，以至於今日而始有解決。吳佩孚練兵洛陽，擴充師旅，整飭戎行，人皆知其志不在小，張作霖雄踞關外，斂集軍需，蓄養實力，亦與吳氏相對待，其所以不即接觸者，實張曹聯姻之效果，曹氏中隔兩方，對奉天以姻婭之誼，對洛陽以部屬之情，相與周旋而爲之排難解紛。又靳雲鵬方執中央政柄，遇事以保持各方均勢爲務，使兩系利害，不致過於衝突，如去年天津會議，奉系得在關外三省及各特別區域內掃清系外之勢力，而直系亦得陝省地盤，並得撤去豫陝奉軍，以免臥榻之旁有人酣

睡，卽其例也。天津會議分配利益後，其與兩方最有關係，而使分配後之利益又相衝突者，則爲鄂省之事變。蓋鄂之王占元，本與奉張直曹并合而成三角之形勢者，乃不幸王氏自天津會議返鄂後，部下迭起變亂，致爲鄂人所不滿，又阻遏鄂人自治潮流，以起湘省援鄂之師，當此之時，吳氏偏師來鄂，擊退湘軍，遂以兩湖巡閱使之名義，占有鄂省之地盤，雖王氏肆其遠交政策，聯奉拒吳，而其結果，吳氏勢力益見擴大，奉直衝突，又益接近矣。自此至今，一年來之時局，實無時不可爆裂，三角之形勢既破，輕重不均，危險實甚，其所以尙能支持至今者，一仍因中央之靳保定之曹，合力以求緩和，其間事跡，歷歷可見；一則因張吳各知其力之未充，不足以制對方之死命，恐一旦決裂以後，勝負之數，未可豫卜，各於表面不得不示靜止之狀，而暗中則反各盡其縱橫捭闔之技，以求活動於南方，而待事機之成熟。如此情態之下，使無導火之線以引其爆裂，或中間和緩者之力不卽減退，以阻其爆發之機，則或可維持表面之和平，以遷延歲月，亦未可知。乃忽而梁閣成立，兩方利害衝突益

甚，乃不得不各出全力相周旋，以求時機之早熟矣。

二 戰爭之導火線

梁士詒之組閣，實爲此次奉直戰爭最大之近因；蓋斬去梁繼，表面雖得奉直兩方之同意，而實際爲吳氏所不滿；又於十一年元旦下令赦段芝貴、張樹元、曲同豐、陳文運、劉洵、魏宗瀚諸人通緝之罪，當時共相謠傳，謂安福系交通系與奉天方面暗中結約，擬於軍餉上抑制吳氏，使洛陽吳部軍隊因乏餉潰散，藉此以制吳氏之死命。適其時華盛頓會議中中日代表磋商山東問題正在吃緊之時，梁士詒突令中國代表向日退讓，全國各界莫不憤恨，洛陽方面，乃於一月五日發出通電，指斥梁氏謂『自魯案問題發生，展至數年，經過數閣，幸賴我人民呼籲，匡救，卒未斷送外人膠濟鐵路爲魯案最要關鍵，華會開幕經月，我代表壇坫力爭，不獲因而順人民請求，籌款贖路，訂發行債票，分十二年贖回，但三年後得一次贖清之辦法，外部』

訓條，債票儘華人購買，避去借款形式，免受種種拘束，果能由是贖回，該路即與外人斷絕關係，亦未始非救急之策。乃行將定議，梁士詒投機而起，突竊閣揆。日代表忽變態度，頓翻前議，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，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，用人由日推薦。外部電知華會代表，復電稱：請俟與英美接洽後再答。當此一髮千鈞之際，梁士詒不問利害，不顧輿情，不經外部，逕自面復，竟允日使要求，借日款贖路，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。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，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。舉歷任內閣，所不忍爲，不敢爲者，梁士詒乃悍然爲之，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號，代表之所爭持者，咸視爲兒戲。犧牲國脈，斷送路權，何厚於外人？何仇於祖國？縱梁士詒勾撥結黨，賣國媚外，甘爲李完用、張邦昌而弗恤，我全國父老兄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，祛害除奸，義無反顧，惟有羣策羣力，亟起直追，迅電華會代表，堅持原案。『其對於梁氏，蓋已不留餘地。』自此電發出以後，不但直系各省督軍省長如蘇之齊、豐元王、瑚鄂之蕭耀南、劉思源、陝之馮玉祥、劉鎮華、魯之田中玉、贛之陳光遠，

楊慶鑒等，連發通電，響應吳氏；即豫之趙倜，皖之馬聯甲，與各省屬直軍官，亦均有電贊同吳氏。奉天方面，乃電致中央，謂：『某上次到京，隨曹使之後，促成內閣，誠以華會關頭，內閣一日不成，國本一日不固，故勉為贊襄。乃以膠濟問題，梁內閣甫經宣布進行，微日通電，亦不過陳述進行實況，而吳使竟不加諒解，肆意譏彈，歌日通電，其措詞是否失當，姑不具論，毋亦因愛國熱忱迫而出此，亦未可知。惟若不問是非，輒加攻擊，試問當局者將何所措手？國事何望？應請主持正論，宣布國人，俾當事者得以從容展布，克竟全功。』云云。其庇護梁閣，指斥吳電，固已昭然若揭。於是內閣問題，完全成為奉直問題。吳氏繼續發電，既宣布新內閣罪狀，又限定梁氏七日內去職，措辭極為激烈。各督軍省長，亦迭電請罷斥梁士詒，卒至梁氏不安於位，請假赴津。而奉天方面，則宣言維持體面，不願使自系擁護之人被斥去位。兩方爭持，梁氏續假，戰機乃愈迫而愈近矣。

其尤使此次奉直戰爭不能罷息者，則為南方孫文遣伍朝樞赴奉與張氏磋商

條件一事。伍之赴奉，據伍氏在上海向各方宣言，純爲報聘性質，謂奉張迭次派員赴粵表示好意，粵政府以禮尚往來之誼，自有報聘之必要，而對於奉粵聯盟一層，伍氏祇承認其可能，而力辯其並無有訂立某種條約之事。但據當時各方面傳說，則謂『奉粵皖三系攜手，以謀統一，暗中接洽，似已成熟。』種種推測之辭，固不能謂爲無因。當時中央及曹氏方面，迭次遣使赴奉，而卒不能得少許之成績者，實此中關係有以使之然也。

據當時所傳消息，謂奉粵皖三系聯絡之結果，擬召集各系代表，在天津開全國統一會議，其會議中之議案，已由三系先行暗中商妥，大約一以孫文爲大總統，段祺瑞爲副總統，梁士詒爲總理，二免吳佩孚直魯豫副使之職，着率所部歸兩湖巡閱使本任，三大赦安福黨人，四任張勳爲蘇贛皖巡閱使，段芝貴爲直隸督軍，五恢復舊國會，制定憲法。以上條件，據當時某外報通訊，謂保定曹氏方面，可以不生問題，洛陽吳氏及直系各督如有反抗者，則三系并力攻之，以爲武力之解決。吾人觀

張氏運兵入關，卽以保護天津會議爲名，不能謂此說完全出於好事者所臆造，而奉直戰爭之導火線，固已伏於此矣。

三 開戰前之調和

此次奉直戰爭，自一月間張吳發電互訐後，直至四月底始實行接仗，其間四個月之醞釀，調停之空氣，和平之表示，大足迷國人之目。蓋保定之曹氏，祇求維持現狀，不欲過爲冒險，故自奉洛情形漸形險惡，卽極力避出衝突潮流，退居調停地位，以求戰禍之消弭；公府方面，亦懼奉洛兵戎相見，竭力向兩方調解，而實際祇以延長戰爭醞釀之時期耳。

二月八日之奉天會議，曹錕遣王承斌出關調和，同時張景惠因參與會議出關，公府方面亦委託以調停之使命。八日議畢，王返保覆命，以未得要領，十一日王復出關，同時趙爾巽亦由公府方面派遣赴奉，並傳攜有某項條件，更有傳洛陽方面

亦遣車慶雲出關釋解意見者，結果皆不得要領。其時奉粵聯絡成功之消息，尙未傳出，故兩方尙有去梁留葉與梁葉同去之磋商。

二月中旬時，梁士詒既二次續假，張作霖更欲全撤關內奉軍以表示決絕之意。於是公府方面，乃使孟恩遠以磋商善後名議赴奉，保定又遣王承斌三次出關。孟抵奉後，不能得一進言之機會，王則欲求關內奉軍不調動而不可得。其時張景惠由奉回京，其所齎來之消息，頗能助長一時和平之空氣。此時之局勢，曹錕左右之曹銳、王承斌與張作霖之親信張景惠、秦華，均主張平和，願向兩方疏解，奉天之態度似激似和，所傳消息，頗難判斷。洛陽之吳佩孚，外間雖傳有召集會議之說，而態度却非常靜默，並時對人言，奉直並無惡感，亦決不致開戰。此時時局之真相，大有令人莫名其妙之感矣。

調人之最能表示時局變態者，則曹銳於王承斌三次出關後，亦迫踵蒞奉，適二十五日徐總統亦有罪己令式之通電發出，以爲去梁任鮑，并解釋奉洛意見之手

段、孟恩遠奉保津京，奔走忙碌，二十七日又偕秦華出關，繼之者有三月二日張景惠之二次回奉，豫備繼任總理之鮑貴卿，亦親自抵奉，向張商繼任之條件。此時之奉天，已爲調人騰集之地，而洛陽方面不但靜止如前，更於十日發出通電，大意在表示戰爭之決不至實現。調人騰集奉天後之結果，曹銳除挽留退駐軍糧城之奉軍不出關，並請奉天增軍進關，以表示其和平真意外，更攜有不能宣布之條件返保，鮑貴卿之組閣，因奉張始則無切實表示，繼則直言不便贊同後，已無形打消，滯遲津保，以靜待曹銳攜歸條件之通過於保定方面。此時伍朝樞已由奉回粵，粵奉聯絡之計劃，似已成功，故秦華回京，僅表示其個人和平之態度，謂奉直兩方之和平派，已聯絡一起，即使兩軍開戰，亦必在火線上調解云云。至張景惠之向公府方面復命，外傳其竟明白聲言：時局之變化，將有出於閣題之上者。自此曹銳攜歸之條件，既在直系方面，久不能得切實之解決，奉系方面，又盛傳時局將根本解決之消息，調停之事，一時殊無從着手，兩方亦各作軍事之準備矣。

四月下旬後之時局，日趨險惡，前此諸調人，已有無能爲力之勢，乃由奉方之前輩趙爾巽、張錫鑾與直系之前輩王士珍、洛陽方面關係較深之張紹曾及王占元、孟恩遠等六調人，爲最後有力之調和，其致保定奉天兩方之電，大意謂：『比年國家多故，政潮迭起，其間主持國是，共維大局，實兩公之力爲多。近以閣題發生，悠悠之口，遂多揣測。又值雙方軍隊，有換防調防之舉，杯蛇市虎，益啟驚疑，道路洶洶，幾謂戰禍卽在眉睫。其實奉軍入關，據聞仲帥原經同意，兩帥復有奉直一家，當與曹使商定最後安全辦法之諫電，兩公和平之主旨，已見一斑。況就大局言之，膠澳接收伊始，正吾國積極整理內政之時，兩公任重兼圻，躬負時望，固不肯作內爭之導線，重殘國脈，貽笑外人，卽以私交言之，兩公昔同患難，誼屬至親，亦不忍爲一人一系之犧牲，自殘手足。事理至顯，無待煩言。現在京津人情，震動已極，糧食金融，均呈險象，斷非空言所能喻解，非得兩公大力者躬親晤商，不足杜意外之風謠，定將來之國是。弟等息影林泉，驚心世變，思維匹夫有責之義，重抱棟樑崩折之憂，竊欲

於排難解紛之餘，更進爲長治久安之計。擬請兩公約日同蒞天津，一堂敘晤，消除隔閡，披剖公誠，一面聯電各省，進行統一。弟等雖衰朽殘年，亦當不憚馳驅，赴津相候，本其一得之見，藉爲貢獻之資。愛國愛友，人同此心，迫切陳詞，敬祈明教。兩公如以弟等謬論爲然，並請雙方將前線軍隊，先行約退，其後方續進之兵，務祈中止前進，以安人心而維市面。至於電傳報論，暫請一概不問不聞，專務遠大，是所切禱。』云云。此電發出後，一面另電洛陽，說明未與前次通電之意，並勸吳氏暫持堅忍態度，靜待調和結果；一面通電各省，勸共同進行息爭，惟此時兩軍前線，愈迫愈近，電文殊難生效。及六調人擬出京，親見張曹當面和解時，兩軍已開火，專車不能前進矣。

公府方面和平之運動，亦始終未息；六調人連發通電及與奉天保定洛陽分頭個人電商均無進步後，乃於四月二十六日，發戰前最後之命令，令兩軍在接近地點者一律撤退，靜候解決，謂：『近日直隸奉天等處，軍隊遣調，以致近畿一帶，人情』

惶惑，閭閻騷動，糧食騰貴，商民呼籲，情急詞哀。迭據曹錕張作霖等電呈，聲明移調軍隊情形，覽之深爲惄然。國家養兵，所以衛民，非以擾民也。比歲以政局未能統一之故，庶政多有闕失，民生久傷憔悴，方謀拯救之不遑，何忍斲傷之不已？本大總統德薄能鮮，不能爲國爲民，共謀福利，而區區漸向和平之願，則歷久不渝。該巡閱使等相從宣力有年，爲國家柱石之寄，應知有所舉動，民具爾瞻，大之爲國家元氣所關，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繫；念生靈之塗炭，矢報國之公誠，自有正道可由，豈待兵戎相見？特頒明令，着卽各將近日常移調軍隊，凡兩方接近地點，一律撤退！對於國家要政，儘可切實敷陳，以求至中至當之歸；其各協力匡濟，奠定邦基，有厚望焉！云云。然此令甫下，二十八日夜間，兩軍已開始戰鬪，由表面之和平而進於決戰狀態矣。

四 戰前兩方之局勢及各省之牽動

吾人欲知戰前兩方之態度——其始奉方何以若是其強硬，直方何以若是其

靜默，而戰端將開之際，又何以奉方忽然稍爲平靜，直方反轉爲激烈者，則對於戰前各方之局，其及各省之關係，不可不先加以明確之觀察。

張作霖當初之計劃，奉粵皖三系聯絡，加以復辟派張勳殘餘之勢力，并力齊起，協以攻吳，則洛陽及其關係各省有全被包圍之勢；更因保定曹氏有避出潮流，對於奉洛之爭，不參加何方，以保持中立之表示，則張之勝算，似可豫操。蓋奉軍入關，保定方面已有不加阻遏之勢，則可以大隊奉軍，長驅直入，駐京漢津浦兩路之北段，以占北方之形勢；更令張勳沿津浦路線南下，與其皖省舊部合兵，一面進占隴海路以爲窺豫之準備，一面更聯浙以制蘇，則直系於東北兩面已有動彈不得之苦。南方政府，本約定同時舉行北伐者，倘能令李烈鈞之滇黔贛聯軍侵入江西，直方必不能不以兵助陳光遠守贛南；一面更以粵軍由湘進攻岳州，鄂省直軍，亦將全被牽制；如是則長江一帶之直軍，頗有自顧不暇之勢。川省本與南方關係甚密，由南政府設法運動，使助陳樹藩以反攻陝西，則潼關以內之直軍，當已苦於應付；

倘川軍更由長江以趨武漢，與進攻岳州之北伐粵軍相呼應，則勝負之數，更可不言而決。魯省態度，本不甚顯明，令吳光新張宗昌之徒，率領偏師，迫田中玉表示助奉，當時豫計，亦頗易易。至豫軍之趙氏兄弟，本與奉系暗中聯絡，待各方既已進行，乃集合軍隊，從事驅吳，使洛陽根本之地因此動搖。此張作霖最初之計劃，亦即其表示強硬態度之後盾也。

吳佩孚方面，自上年馮玉祥督陝，蕭耀南督鄂，張福來駐防岳州後，兵力本已分散，更以曹氏兄弟之別樹一幟，可使原駐直境諸軍，不爲己用。倘各方事變齊起，或則應接不暇，疲於奔命，使人得乘虛進攻，以制己之死命；或則須忍痛拋棄從前辛苦經營所得之地盤，以集中其兵力，方可與人一決雌雄；二者均不免於吳氏不利，故其態度不得不趨於和平，使事變不致急發，以留從容布置之餘地，并可利用時機，以圖轉移於與己有利之趨勢。

時局之轉變，不特使當初形勢大爲改易，而兩方態度，亦隨之大變。其轉移之樞